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成都文類卷二十一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邱庭漋

謄錄監生臣丁模

成都文類卷三十一

宋 扈仲榮等 編

書三

上田密諫書

張俞

七月日張俞再拜奉書樞直諫議閣下俞聞所謂大臣者為能尊其君也所謂牧守者為能安其民也今閣下職秉樞機功崇藩屏靖亂弭禍宣威西夏可謂大臣之

儀元侯之表也而俞乃遺民懷憂啓歎曰咨于閤下曰庶撫我乎仁人得不念之俞閉志不仕非矯抗以立名也非依隱以為行也為父年在期頤不忍捨朝夕之養以從斗筲之禄困于迷途忘不知返屬朝廷無為聘求遺逸竊嘗一授官三被名皆讓不就自謂獲其所養矣今年春由議臣之言復名不行聖上謂巖穴之人不可遂棄故兹又遽名焉俞聞命而懼蓋懼八十之父將不獲其生曰宜告當途大臣以謀其所安願復聽之聞古

之人三月不仕則皇皇相弔又曰家貧親老不擇禄而仕葢謂仕則禄足以及其親也俞嘗謂今之仕與古異禄安得遽及其親邪且今曽閔之徒居衰微之世未有不求禄以為養者矣亦由易于進退輕于去就耳葢謂仕于魯則不越七百里之間東西南北相望茍于魯不可則衞衞不可則齊齊不可則曰邾曰莒而已朝受命而夕獲禄茲所以能屈其身而養矣又何有于不可哉今益土去王都幾里往返幾時車馬之費幾何既仕而

獲祿幾許矧四方之大仕進多門豈易為去就邪豈易及于親邪不可以為類矣昔貢禹琅邪之人爾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有田百三十畝今陛下過意名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夫以禹之廉清潔行而老無父母之憂而又君信其賢擢居大位道行志立然猶所陳如此矧俞之迂愚無堪素抱戀疾老幼滿室無一金之產無十畝之田囂然不知其生其何以復去所近而就所遠者乎使禹為俞之計其所陳當何如哉莊

生曰毛嬙驪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俞豈魚鳥哉亦與人同其美爾矧高爵美祿豈特美色而已乎世有崇臺鼎食人所同好也蓬戶藜羹人之所同惡也俞豈異天下之好惡耶蓋時不適勢不可也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為今窜世之人曰吾不令一物失其所也爾無難進吾與爾祿俾爾安而及爾親是豈曲成萬物之理乎彼至愚之人尚不肯傷其身以徇天下之利而俞肯

徇五斗禄以逃其親乎身與親孰輕重哉此蜀漢之人知已然矣蓋裸壤不貴龍章齊乂甘于曝背安足怪邪今教化醇粹刑賞公明苟有傷廉害義之夫一脫刀鋸尚復攘臂于當世豈有養親不仕而反慮非辜開闢以來未之聞也閣下前蒙哀許父子知生傳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伏惟少動心焉免于聖時俾一夫有吁嗟之歎此固大臣之所宜言方收之所存勸則天下有若俞輩孰不聞而振焉言不能華願收其實

上蜀帥書　　前人

張俞再拜奉書密諫明公閣下世言古之大聖人必曰三皇氏五帝氏犧農在上古其道不可復行故後世唯以堯舜為法歷百聖莫之能易而學者遂傳禹尚不及堯舜俞謂堯承四聖至治之業在位七十載故能道德行于天地萬物陶乎無為其後洪水暴于九州十有餘年生民流宕彝倫壞亂堯視天下之溺如己之溺乃博咨衆工若臯陶之倫咸不克其事然後舉舜舜亦不能

治然後舉禹果能治之遂成大功及舜有天下若堯之治乃美禹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是知滔天之害雖堯舜之聖必待禹而治之當時不得禹也生民其如何後世其如何愚恐君臣父子不為魚鼈則九州萬國淪于海矣安有今日之治哉故謂開闢已來羣聖之功唯禹為大由乎此也百川之長有四瀆而江河為大江出蜀之西徼禹乃生于西羌石紐其地也今滛鬼無名饕蜀民之祀者迨將千百郡縣猶

能存之而神禹為蜀人江漢為蜀望大功格天地利澤施萬世曽不得享蜀之祀若一淫鬼斯闕禮之甚者俞嘗恨焉伏惟明公治蜀滔滔江漢盡在土宇宜作禹廟用康斯民昔尹吉甫作詩美申伯則曰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又美仲山甫則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維仲山甫舉之言政事甚易而人不能行維仲山甫獨能舉而行之明公有申伯法度南邦之德有仲山甫賦政于外之功蜀人爰戴期乎無窮若禹廟

之作政之易者衆不能作之明公若能作之可謂存乎聖而順乎民也豈挾太山超北海之為力哉俞近述南賓郡修禹廟碑文一首其道備其事直文雖浮濫理或庶幾方刻廟石以示後世謹録一通上獻謂狂夫之言而棄之不敢逃戾若謂斯言可采斯廟可成宜載事于金石則江漢無盡明公之徳亦無盡焉

上呂龍圖書　　前人

三月日孤子張俞再拜府主龍圖諫議閤下俞前年客

于長沙行人戚稱閣下鎮撫蜀土得蜀人懽心旋至荆南談者益衆去年冬寄蜀巴峽及還成都日聞仁厚之風被于江漢則俞固有謁見之心不俟勸勉而後行也今閣下不罪其蹇慢顧謂有拔俗之操特垂嘉問猥示薦舉之辭東嚮伏讀忍懼終日嘗謂天下席治平之運士無賢不肖以詞章為進者廹數十萬人皆希光逐景耀贍當世唯俞窮陋志業不脩遂放蕩江海二十餘年亦嘗謬為藩侯諫臣爭言起拔凡六拜名命皆以侍養

不行非苟蓄志俟時矯世作高以圖聲利蓋自謂才能不若下等之人安可不畏清議而妄進苟或能進必有墻高基下之失所以絶志不求於當世而甘心于淪棄也願閣下察之昔先相公之輔政也諸公多稱俞有小才故得陳書以通賤志其後累辱天子之命得非素有所受邪不然何由屢至于此今閣下政成入覲乃欲為國薦進遺賢以慰三蜀之心蜀雖無賢豈可復以不才塵塞朝聽非徒取議四方亦將有累閣下知人之過也

今西洛丞相文公左丞田公故三司使楊公故尚書宋公相繼守蜀咸謂俞不可自棄于時每欲論薦俞必陳誠盡辭冀安性命不然遠適吳越汙跡自全迨二十年幸而無咎豈或今日違閤下特達之意哉誠懼議者之不可也昔漢樊英輩才德髙于一世李固猶謂處士純盜虛聲況今之士邪願寢薦章以安衆望孰不謂閤下不肖毀譽哉朝夕疾愈願伏門下輒先盡意言直無文惶恐

上韓端明書　前人

府主端明侍讀給事閣下俞之先自晋入蜀逮今四世矣至俞日益賤陋凡百工之事無一通解徒能遊觀天下放蕩山海以適意為務凡三十餘年未嘗一日不遊故四方之人莫不有聞而知之者去年春自越歸都方掃弊廬未遑外事伏聞閣下受命鎮蜀風聲所被羣聽肅然偉夫父功子德先後照耀談者謂數百載來治蜀大臣未有繼世如韓氏之休光紹懿者也是以朝廷之

賢下及方國之耆儒莫不懽然咨嗟而歎息為閤下之榮則俞之齒賤敢不從耆儒之後踴躍于門下哉昔任延為會稽聘請髙行如嚴子陵等待以師友之禮積一歲而隐者龍丘萇遂詣府門今閤下位望風政絶任延遠甚俞雖固陋竊慕龍丘之義俯伏俟命

上韓端明書　　前人

府主端明侍讀侍郎閤下近奉拙詩惟念不足誦詠閤下德業徒以發于志形于言庻與夫民之謳謡流播無

窮豈敢測風度之遠大哉閤下不鄙其辭顧辱長書明
志氣之所存又諭以守道獨立而見知者少且謂俞或
識髙明之趨嚮是鷽鳩欲量鵾鵬之遠近河伯議海若
之淺深也豈知夫小大之分耶然亦有説焉竊甞讀書
觀古人事業自詩書春秋所載不論至漢以來卿大夫
事君利民之道立德守節之方動有法度學有本原磊
磊然繼跡而起于時相望不絶豈茍作茍見而能成其
聲名者邪及觀今世之賢卿大夫則異夫古之所謂賢

卿大夫也有能考其言行察其進退則虚實謬亂本原支離果所謂賢卿大夫安得而見之唯閣下守道立節知禮義之原不徼世名不苟禄位不隨俗上下湛然内明若懐鏡以照物毅然外立若執劍以臨人姦邪懼而循刑公正望而立志閣下豈不自謂其然乎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至若閣下之運用無方豈敢窺乎畛域哉又辱明諭俾升堂盡言庶有采其是非此非小人之望也雖然負薪有廊廟之言俞已老矣曾負薪之不若

矣天下之事不復寘懷久矣雖欲開口論議豈能出衆人之意邪又豈復出閣下之術内邪徒屈下問適資賢者之德爾茍使當世公卿有如閣下為國待士欲盡其論說則天下安有不治哉俞久苦羸疾未勝冠帶且復繁言用酬厚德

答吳職方書　　前人

俞頓首二三月至導江遂入山復歸治弊廬加以人事久不啓訊辱四月二十七日書良釋思仰之勞相示府

公謂俞所作講堂頌為叙己之德於書衙立石禮未便
安俾别為記聞之惶恐俞遊天下二十餘年知識士人
甚衆然未嘗以文字求卿大夫之知去年十二月何侍
郎語僕曰府公興學大作講堂願為之記及行又云記
成願示其文今年二月醇翁見語亦如何俟自李伯永
趙先之及諸士大夫累累相問講堂記如何因念國家
大興學校三十年來凡作孔子廟記州學記者遍天下
殆千百數爛漫甚矣古未嘗有也且蜀郡之學最古又

世傳其文翁講堂久壞今府公復作之髙明宏壯上可坐五百人非列郡之可擬苟欲作記則土木尚未足稱也且記之名又不足鋪揚講堂之義唯歌頌可以傳于無窮文既成投于府公辱書云求記若銘爾今以頌為貺顧何德以堪之奚可輕示于人僕竊思之以文辭淺陋邪不示于人實恵之大者也苟以府學不可為頌邪則古人作之者多矣自漢至唐文章大手皆采風人之旨以為賦頌凡宫室苑囿鳥獸草木君臣圖像及歌樂

之器意有所美莫不頌之不獨主于天子乃名為頌晉趙文子室成張老賀焉曰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君子曰善頌漢鄭昌上書頌蓋寛饒顔師古曰頌謂稱美之班固皇甫謐皆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王延壽曰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馬融長笛賦序曰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作長笛頌嵇康琴賦序亦曰自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歴代才士並為之賦頌又若揚雄有趙充國畫頌史岑

有鄧隲出師頌蔡邕有胡廣黄瓊畫頌楊戯有季漢輔臣頌夏侯湛有東方朔畫頌陸機有漢髙祖功臣頌袁宏有三國名臣頌劉伶有酒徳頌馬稜為廣漢太守吏民刻石頌之蔡邕美桓彬而頌之崔寔為父立碑頌之至若袁隗之頌崔寔劉操之頌姜肱李膺陳實之頌韓韶郭正之頌法真趙岐之頌季札若此之類史傳甚衆畧舉數者以明體要又沈約之徒文章冠天下其所愽見通達古今皆為頌述以美王侯至唐文章最髙者莫

如燕許蕭李梁肅韓愈劉禹錫輩未有不歌頌稱賢人之徳美草木之異者僕故取其體而述講堂頌焉則頌之義豈有嫌哉且郡府之有學校學校之有講堂乃刺史為國家行教化論道義之所又非刺史之所自有也其于義可頌乎不可頌乎與夫頌一賢人美一草木其旨如何且自漢已來千數百年通大賢文人史官未有以頌不可施于人美于物而有非之者俞竊惟府公謙恭畏讓以頌名為嫌應以鄭康成孔穎達解魯頌之義

也故未敢以書自陳今足下見教果以府公之言謂體未便安而云重謨一記鄙人豈敢復欲妄作以取戾乎況夫講堂頌者始稱國朝文章之盛次述府公興勸之由遂明學者講勸之義終美宣布之職振天聲於無窮庶乎詞義有可采者也至于鄭康成孔穎達云魯頌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頌者美詩之名非王者不陳魯詩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作頌非周頌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備三頌

又曰成王以周公有太平之勲命魯郊祭天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録其詩之頌同于王者之後又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今魯侯有盛德成功雖不可上比聖王足得臣子追慕借其嘉稱以美其人故稱頌凡孔鄭之說支離牴牾如此昔鄭伯以璧假許田春秋非之晉侯請隧襄王弗許于奚請曲縣繁纓以朝仲尼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武子作鐘而銘功臧武仲謂之非禮季氏舞八佾於庭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子路欲使門

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孔鄭既謂魯不當作頌而曰借天子美詩之名而稱頌是名器可以假人也孔子曽無一言示貶反同二頌為經孰謂孔子不如林放乎噫頌而可僭則僭莫大焉亂莫甚焉非聖人删詩作春秋之意也且孔鄭解經時多謬妄此之妄作何其甚哉傳曰夫子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葢章句之徒守文拘學各信一家之說曲生異義古之作者固無取焉僕亦取焉足下以為如何忽因起予遂答來諭非逞辯

而好勝亦欲釋千載之惑用資撫掌解頤且假一言介于府公可乎如曰未安願復惠教

上張文定公書

蘇洵

竊以士之進拜于王公貴人之前者未始不以頌美而求悅未始不以訴窮而求哀夫頌美而謂人悅之訴窮而謂人哀之淺之為丈夫也聞其頌美而悅聞其訴窮而哀亦淺之為丈夫也今洵將以不肖之身恩明公其將何辭以叩明公之知哉曰明公之美不勝頌也洵不

頌也洵之窮不足訴也洵不訴也今有人焉文為天下師行為天下表才為天下宗言為天下法天下其曰斯人何如人也後世其曰斯人何如人也區區而頌其美是天高海廣之論無益之甚也故曰明公之美不勝頌也洵不頌也洵饑焉而天下不皆饑洵寒焉而天下不皆寒洵何恤哉故曰洵之窮不足訴也然則卒無說乎曰何遽無也先民有言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以貌言甘言悅人者是以不賢人期人

也以至言苦言悅人者是以賢人期人也明公梔車之初洵訪諸官吏胥史皆曰明公嚴而明訪之布衣儒生皆曰明公恭而有禮訪諸閭里編户皆曰明公廉而仁訪諸軍旅士伍皆曰明公威而有信夫官吏胥史布衣儒生閭里編户軍旅士伍之知明公也固不盡其已如是矣洵其可不以賢人期明公而悅之以至言苦言邪昔者臯陶戒舜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賈誼說漢文帝曰當今之勢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

未及然此言憂懼之甚也夫舜聖主也天下至治之時也漢文賢君也亦天下至治之時也而二臣猶以憂懼之言聞之然則不憂懼而能有立者鮮矣今之人皆曰器大者不憂量廣者不懼憂與懼者庸妄人耳夫庸妄人之憂懼非洵所云也洵所云者聖賢之憂懼也憂而思所以謀之懼而思所以安之也今明公坐大宇下望之如神人僚佐胥史趨走汗慄賓客之請見者皆俯傴曲拳而後入如是誰敢以憂懼之言聞諸明公者雖然

洶敢言之夫蜀之境壤狹而民夥雖號富庶然亦貧匱者衆矣是以一撓之則不堪命者十數年故其人多怨而易動里巷小民亦嘗歷評鎭蜀者自呂公而下曰某公仁某公明某公貪某公暴仁明貪暴之名百世不磨此賢人君子之所畏也惟明公以此思懼編籍之中不能無凶民軍伍之中不能無悍卒西南徼外雜虜碁布星列總而言之其衆近數千萬御得其道則歛足屏氣皆吾臣皆吾妾御失其道則圜視而起皆吾讎皆吾敵

此賢人君子之所尤畏者也惟明公以此思憂懼則思所以安之憂則思所以謀之非不忽草茆貧賤之言不能也洵草茆貧賤者也愚樸自負不識忌諱惟知天下之事有不便民者輒抗言之言之不足以快憤懣奮筆而書之近所著機策一篇權書十篇凡二萬言雖不知王公大人可以當其意否而自謂盡古今之利害復皆易行而非迂濶浮誕之言也今録而獻明公明公擇而行之茲外復有一說太祖既受孟昶降念所以鎮蜀者

遂輟吕公于台鉉之間而任焉今明公才烈勲業入為宰相佐天子調隂陽正百官已晚矣而猶數千里尹蜀者吾皇之心亦太祖之心邪吁吾皇之急賢則明公之歸朝有不朞歲矣惟明公早夜汲汲以思其謀無使措置未備而傳名東至則蜀民數百年之幸也

謝張文定公書　　前人

古之君子期擅天下之功名期為天下之儒人而一旦不幸陷于不義之徒者有矣栁子厚劉夢得吕化光皆

才過人者一爲二王所汚終身不能洗其恥雖欲刻骨刺心求悔其過而不可得而天下之人且指以爲黨人矣洵每讀其文章則愛其才至見其陷于黨人則悲其不幸故雖自知其不肖不足以睎望古之君子而嘗自潔清以避恥遠辱王公貴人可以富貴人者肩相摩于上始進之士其求富貴之者踵相接于下而洵未嘗一動其心焉不敢不自愛其身故也貧之不如富賤之不如貴在野之不如在朝食菜之不如食肉洵亦知之矣

里中大夫皆謂洵曰張公我知其為人今其來必將有所舉宜莫如子將求其所以為依宜莫如公洵笑曰我則願出張公之門矣張公許我出其門下哉居數月或告洵曰張公舉子聞之愀然自賀曰吾知免矣吾嘗怪栁子厚劉夢得呂化光數子以彼之才游天下何庸其身辱如此忍焉懼其操履之不固以躡數子之蹤今張公舉我吾知免矣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韓子曰知其主可以信其客張公作事固信于天下得為張公客

者雖非賢人而天下亦不敢謂之庸人矣人能使天下不得謂之庸人者幾人而我則當之知我者可以弔劉夢得吕化光栁子厚數子之不幸而賀我之幸也數百里一拜於前以為謝者正為此耳

上府倅吴職方書　前人

洵竊謂蜀之土墻萬山塹大江膏田百同蟠乎其中故天下之地險固沃美無如蜀者即蜀而言益諸郡之綱領嘉諸蠻之孔道故蜀之地大且要無如益與嘉者

執事始受詔天子相益嘗受命大司權領嘉事未幾歸益今又以事如嘉而還矣是益徯執事以治而嘉徯執事以安一身而二任焉故蜀之吏自府漕刑外職大責重無如執事者職大責重古君子居之未嘗不竭己之才而又得擇羣言與謀以輔其志廣其聰遠其明而能成功故蜀之吏宜不以貴故忽卑賤之言亦無如執事者洵通義窮百姓讀經史學計策外無他長執事愛弟褱行君氣質剛正非妄許可者不知洵不肖讀其文而

憐其窮故嘗幸過之而又嘗使人以書而候問其死生若故舊然洵常德之思有以報而未獲其所執事之始如嘉也前郡尉張君謂洵曰吳公經是語及子且知子矣夫其弟待之如故舊其兄未識而語及之且知之焉然則如洵者宜如何哉不效其所有于執事以補萬一而以淺陋為解則非執事待洵意也况執事職大任重必不以貴故忽其言耶今洵之所有而執事之所當聞者蜀之利害也請為執事言其畧夫蜀有三患其二將

形其一既萌何哉人性驕侈耀寶賄盛紈錦貲蓄未能
百金而衒諸外已若古程卓輩故使窮民惡盜得以萌
窺劫心李順之亂實根于此今又何知草莽間無李順
耶此將形之一患也疲兵怯弱或有變故常恃客軍故
客軍常曰有他盜能禦我者少不若意則瞠視大呌疲
兵畏避不暇何敢議鬬王均劉旰之亂實根于此今又
何知軍伍中無王均劉旰耶此將形之患二也去歲邕
管逋賊南詔為之囊橐倡言于其國曰砥爾戈秣爾馬

吾將逞志於蜀今郡縣欲廣其備具多其戍役則民不堪否則懼其乘我虚隙此既萌之患一也夫一方而三患具安危緩急宜曰何如而昧者猶謂今之患獨在南詔而又曰殘虜非吾敵不知是三患幸而不發則已不幸而有一起二者必從而與其勢如大鼎弱足之折餘必隨之茍有位者不皇皇汲汲蚤夜思其謀則亦見坐漏船之中而不知茹鴐鄭鄭焉者也然則何為而可曰西南民性與東北尤異怯不能守嗜利而好蕩是以易亂

勇不能固懾刑而重遷是以易制令其驕侈之風雖欲化以儉德固未可歲月待得强明吏擿其姦發其非誅之徙之則盜可以消矣疲兵雖號怯弱然武王以之而克商諸葛孔明以之服西南蠻抑魏氏兵不敢出戰楊儀乘其餘尚能走孟達令之人亦古之人耳何强弱之遠乎蓋不訓練之過竊見疲兵惟忠勇寧遠二軍粗識教令他不過負擔而役捆屨而食奈何責其鬭耶今欲為之計莫若擇客軍之精銳者為之師而教之明其號

令一其勇怯信其賞罰不旬月可與之赴湯火蹈白刃則客軍知所顧忌不敢動矣犍為之西南漢源之東南盧山之西北沿邊雜虜自漢以降肆逆效勇猶可歷數然則非有雄謀大志惟暴之則逆惠之則順譬之狗然臨之以箠鮮不吠噬豢之以食可使捍盜西漢以鉤町兵破姑繒桑榆後公孫述竊據大姓龍傅董尹氏為漢保境由是觀之其人蓋有時而忠也況今數百年來懾服帖息苟重之以惠則彼獨忠于古哉所宜密委邊守

常加寛恤其人之商于吾境者嚴譏而薄征之疾則醫之死則殯之使其至如歸馬彼將益樂吾德而求為我用矣則嚮所謂邕管逋寇之在南詔者又安能數千里越求為我用之虜而犯我哉縱使盡力能攻而越之則其銳兵堅甲固已缺頓于沿邊雜虜而我坐收其獘擒之易耳今郡縣大修攻守戰鬭之具而愚民洶洶驚顧閭有瘞金而囊糗以待竄匿者故洵敢以此說為獻執事幸置之胸中異日府公漕刑必將咨計執事執事擇

其說之可者發之幸甚吁執事權畧智謅視措置岷蜀其猶指揮僕妾輩耳何待洵言耶雖然居山者知虎豹之迹居澤者識蛟蜃之穴洵誠懼執事不若洵家于此聞見習熟而得之之詳也以是不敢緘默平生所學春秋洪範禮樂律歷皆著之書非遇執事閒燕講道時未敢以贄兵論三篇冀執事覬之而知洵與夫迂儒腐生蓋少異矣

上吳大尹書　　楊天惠

某蜀之淺丈夫也知蜀之故二三策而已矣葢秦宓之論天帝會昌之祥神禹石紐之生三皇祇車之出頗譎誕不經而左思之賦兼六合之交會總八區之豐蔚跨諸夏之富有復浮夸少實惟是風俗文順自古已然傳記所錄者是可觀也其大者漢有司馬相如王褒揚雄唐有陳子昂李白咸以文詞為世宗長然夷考於史相如之文以楊得意而顯雄之文以客之薦而彰子昂之文以上書而達顧不知當時牧伯大人為誰獨無一人

能以半語扳數子而發之者蜀去長安東京為險遠計一時牧伯之選必其世議所謂材任公卿乃為之數子既豪傑士其文采艷發初弗自閟又近在宇下宜易知察方且親以身臨之竟不能回一盼之勤為若人寵其他則又何說也且使數子戀戀鄉里不一游京師則上林之雄麗羽獵之崛奇感遇之頓挫其遂堙矣乎肉食者安忍處此盖君子之用世莫樂乎得材邇臣之報國無大于薦士夫惟王襄為刺史薦王褒蘇頲為長史厚

李白良可人意然漢唐上下數百年獨有二公耳其難得如此嗚呼某之生也後不得與斯人接也而廼今於閣下幸見之閣下道德純明名實與美以法從之貴主盟斯文以方面之尊愛𤋮士類自開府以來西南文藝之俊聯薦墨附賓籍者焯焯有聞矣其高者殆將與之同升金玉于王度其下者猶欲使之有立鼓吹于儒林以故搢紳歸仁人物慕義而某此時以貧窶之故受廛岷山之陽食指猥衆待耕耨而後飽誠不可一日捨穡

事以游其何日以來雅拜於大君子之前重以不幸有幽憂之疾有癖違之累先自絶于明時亡所用于天下慙恐遁匿不復自齒于人倫尚敢驤首卬臆希咳唾餘澤于一二英才後邪今者穡事有閒舊疾小愈妄自念言前日聯薦墨附賓籍者非某同社之良則皆旁邑之望也此其與某拜賜何以異故願上名謁仰慶門下之多獲俛賀吾人之有遭焉而不敢有所請謹治書具挾漫剌自道所以代將命者之詞伏惟閣下引之斥之前

之卻之惟命之須弗敢知也不宣

上制置使書

黄源

源竊惟蜀視中原最險遠最僻陋自古用天下無以蜀為也然秦漢不得蜀則不能東鄉與天下爭衡而吳晉以來立國于江左者每每倚蜀為重蓋漢資蜀富饒以自給山西之形蜀之力勢相半焉當此之時蜀得十二蜀居吳楚上流而吳視楚為西門楚視蜀為巨蔽蜀一動揺而吳楚皆不帖席矣當此之時蜀得百二顧今有

秦漢規畫天下之權有江左憑藉江淮之勢資于蜀而恃之以為守其勢與力二者兼取之則蜀在今不翅天下重也天子往嘗以執事鎮瀘又總戎于蜀口今又舉全蜀而畀之執事者總制焉此非天子以蜀重而蜀以執事重故歟自古用蜀者諸葛亮當第一而李德裕次之德裕南抗夷北引天下之力以自重其為功易就而亮獨以蕞爾之國南抗蠻西抗夷東備吳北敵魏無天下之大援而功視德裕過之夫亮為力難矣然而猶未

若執事今者之難也昭烈之後亮一步不出大城門者三年而後為渡瀘之役而後為渭上之役夫堂之不植則其本顛大城其堂也故三年而治之藩之不固則有後憂蠻夷其藩也故力戰而服之蜀已安矣蠻夷已服矣於是乎出其兵以與魏人角于其門亮之用蜀本末如此視德裕為難而視今猶易之也當今執事實難焉萬斛之舟順流舉帆一日而千里何則因于水之勢也夫因其勢而順導之則苟有志焉皆可以成事勢不足

以自強力不足以有為而求以立大功于當世蓋惟有道者能之而英偉豪傑不世出之才不逮也某愚意今蜀之力其強盛充實不若亮時遠甚而縱橫施設先後次第之功惟吾之所見務在利社稷而不為嫌者又非亮時比夫任大責重與古無以異而憑藉扶持之勢絶不可同日語則執事之為力顧不難于亮哉雖然執事有道者自始鎮蜀迄今五年于茲譬之一元之運生生化化無一草木不被而道德之威凛然人望而畏之在

民則和在軍則肅莫之為而為之者此天人也葢其力十倍德裕而過于亮天子寧虛鼎席而久勤執事以蜀凡大庀吳楚而勢有不得已也某老矣往嘗以下吏趨走于執事之前既辱知之矣得闕猶遠願備一官于麾下究觀執事德業之萬一退而終身行焉以毋負知遇之渥執事其幸進之否乎俯伏俟命

上汪制置書　　王咨

某聞之佚勝勞治勝亂佚與治在我勞與亂在人此非

兵說也用國說也勢相衡事相權能得其機而執之則先者勝夫惟在我者無宿憂則其力全力全則有成謀處我于佚與治乘彼之勞且亂有所不動動必有濟譬如人之一身將與人鬭當無事時必思休息屈伸使筋骸之會無不舉之處夫是以能待敵于卒然而無後憂如無故而先自勞其身以犯風雨暑寒之變則病將起于腹心而中先潰自謀且不給何有於制人以六國而敵一秦六國之力全秦雖强無奈其為從也而六國者

汲汲然不能以一日此其勢不歸秦而何歸天下皆曰晉之東不能濟一甲于長江之北履神州之故封自今觀之有不足怪何者上流之勢皆移于人一變僅止一變隨起所因且藉者皆内自戕伐之自古圖回中原必兼用蜀而我初不能得既復不能有一失于李雄再失于符堅三失于譙縱猶初無蜀也我既亂且勞幸彼之亦然故能支四大變于搶攘之餘此天也凡用國必有根本之地培植擁護當使其不揺取之常不盡其財而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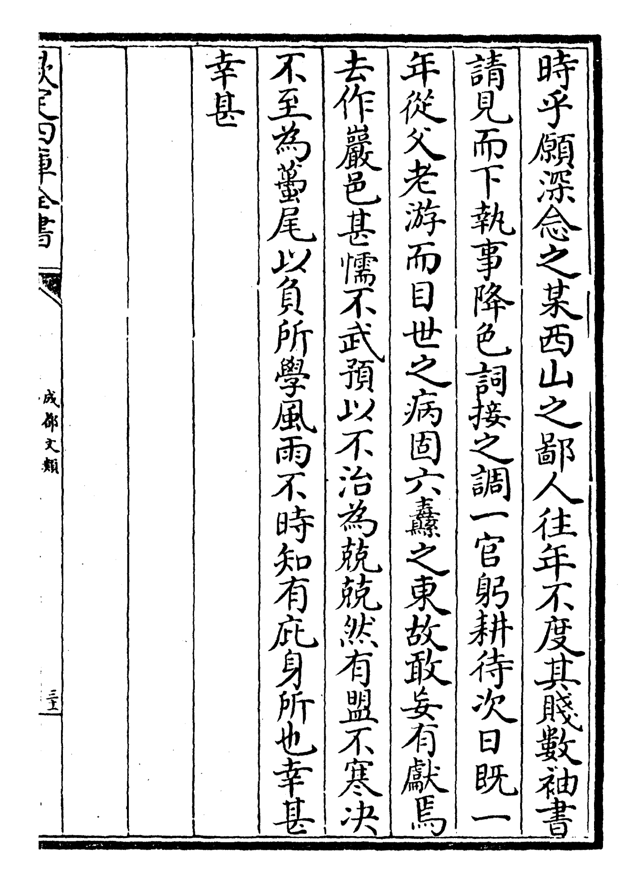
之常不盡其力是故愛根本如愛吾命而後可國也今天下根本在蜀蜀根本在兵與民憂在民則不恤兵憂在兵則不恤民通而一之以固吾國實有統府在及今無戰時當使優游而不勞靜治而不亂二者朝廷已寄之重臣開府而來一切鎮以清靜凡所施設皆為國家惜大體而壅培其根帶環數千里之地夜郎牂柯之境前此時斬艾草木以邇吾封乃今帖帖不敢少肆蓋西南一面可頼矣天子注想名德攷朝家登庸龍首故事在公

已晚顧宣威虛府未有以畀蜀事者雖然上豈以一方易天下大計哉其自此歸矣而某預爲蜀憂何者時方用兵符檄星流急科嚴征民曰不得已不敢怨令號爲無戰而所在嗸嗸不異鄉時不知有急復何以加之諸葛孔明用蜀賦養蜀兵閉關息民十五年而後出之師行不能越五丈原國已坐困蜀之力易屈也今宿師十萬幾三十年盡西南之力以給而內郡至無備汶山以西邛筰以南牂柯犍爲之壤皆控帶外夷綿亘交趾而

鬉髻氊裘與我互市雖扼形勢之地無宿儲而有冗兵大抵爪牙脫落無全力矣盜之於人也必其垣墻之不支雞犬之不聞而後得其隙焉今秦川三邑號蜀門户而無急憂豈不足憂哉天下之險在蜀大山長谷綿數百里梯空棧髙入不可出非騎兵衝突之地敵之長技至此無所施此堅守之國也所可深慮者吾之境中枵然而虛問其武備有役之兵無戰之兵問其財賦廪無見糧帑無藏鏹郡縣皇皇日不暇給而民之為生至不

足賴非大臣見眇綿之幾誰當憂之往年閣下條邊事三曰舉守臣曰訓上丁曰督軍儲而近者不許縣邑括隱户之賦此皆深思長慮為保護根本之計所以惠蜀甚厚將次第為上盡言之某尚何所伸其喙雖然嘗試妄論今之急政五一曰嚴戢貪吏之侵漁以杜邊釁二曰大攷守兵之赤籍以責實用三曰明絶郡縣之誅求以開民生四曰痛省官吏之冗員以去浮食五曰盡蠲積年之虛額以寬期會蓋邊本無事而貪吏生之軍本

有籍而姦濫冒之調度既不得已而言利之人欲根株盡之經費至之不能給而無益之員又蠹食之至若歲入之虛籍終不天降地出徒使其急征他取以赴期會如割股啖口竟亦何益誠莫若為之一洗使民輸以時穫而粟織而帛不至稱貸以重其困與夫上之四者皆以次舉行當此少休庶其佚而不勞治而不亂以備不戒此在執事一露章且鄉者兵民之權分故有所扞格而不得行乃今蜀中外之事盡制于統府此非可為之



時乎頗深念之某西山之鄙人往年不度其賤數袖書請見而下執事降色詞接之調一官躬耕待次日既一年從父老游而目世之病固六蠹之東故敢妄有獻焉去作巖邑甚懦不武預以不治為兢兢然有盟不寒決不至為蠆尾以負所學風雨不時知有庇身所也幸甚幸甚

成都文類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成都文類卷二十二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邱庭澄

謄錄監生臣丁模

成都文類卷二十二

宋　扈仲榮等　編

序一

贈送

送馮定序　唐李翺

馮生自負其氣而中立上無援下無交名聲未振擢於京師生信無罪是乃時之人見之者或不能知之知之

者則不敢言是以再舉進士皆不如其心謂生無戚戚盍以他為解予聯以雜文罷黜不知者亦紛紛交笑之其自負益明退學書感憤而為文遂遭知音成其名當昔黜辱時吾不言其拙也豈無命耶及既得時吾又不自言其智也豈有命耶故謂生無戚戚生家貧甚不能居告我游成都成都有岷峩山合氣於江源往往出奇怪之人古有司馬相如揚雄嚴君平其人死至茲千年不聞生游成都試為我謝岷峩何其久無人耶其士風

侈麗奢豪羈人易留生其思速出於劒門之艱難勿我憂也

送許協律判官赴西川序　唐權德輿

十年冬予與今左曺相君兵部郎崔君同受詔禁中雜閱對策以第其等將命於廷有請程百職之功緒者且以郎吏諫曹為言時相君為部郎崔為右補闕因相顧曰直言者方譏切吾黨其可捨諸予撫手賀之以為得雋及後詔下徵他日之詞則許生也典校滿歲西游岷

峩丞相彭城公雅聞其才辟以從事十三年冬以序檄計事至於京師獻歲迴車漉酒祖道以子之直而和敏而文策名於大府叶志於元臣搏迅飈翔層雲將賀不暇給而别何為愴衆君子中歡皆賦使鄙夫類之

送彭學士序 彭名乘華陽人　　范鎮

蜀當西南陬曰輿坤坤為文為臣故世有方政柔静之士作西漢時司馬相如始以文章顯而後王褒何武揚雄事業著於篇唐陳子昂用古道振而時文於變意者

岷峨蘊精江漢畜靈須其時克生其人乎祥符四年宋興五十二載矣是邦人新去兵革之苦始漸聲教之學而隴西集仙公以道藝行誼登王府主上紹休總秉權綱獨覩昭曠恢大同之化罷三五之法遂有普慈之授焉縣令前驅弩韉甚寵子弟師教檄文不修里有冠葢之華家連序塾之盛議者謂文翁玉堂子雲書臺興儒以來未有侈於今日者已葢聖人用一賢出一令觀悅之道其利博哉昔楊仲伯教生徒上名録者三千魯仲

康選高第至郡守者數十異時立本朝議之外廷絲綸
王言潤色神化則西州士夫未量其被教育也南荆領
軍非久留之地故畧而無述

送黄士安應賢良方正序　　張俞

元年春朝廷復用六科召天下異才著作佐郎江夏王
士安自成都提所為論策應召而行俞以言送之曰君
嘗用策干大臣獲薦諸朝遂名方正而天下莫不聞聖
上方居巖廊觀萬方惕然懼不克治乃策方正求其所

謂為方正者豈弊吻誦述剽盜俗説以苟爵禄而已乎令内無嬖女外無姦臣宮室不崇畋獵不遊鐘鼓不淫囹圄不因奸宄不滋賞罰不私干戈不暴黔黎不嗟海内順靖寂無諠譁可謂理道盛矣然而國統未立大本不安宗子未候維城不固賢臣未備政體不隆將帥未良戰陣不勇故以號令不震武威不揚北敵西戎連衡虎視天見異地見妖水旱蟲蝗民流饑饉葢相望於天下固寇敵之資也君豈有意乎天子方收羣策以終太

平延諫諍以通是非羣策舉則治亂見諫諍入則善惡明君當思盡言以道悟主賢良方正之事也若曰我將隨世偶合與兒曹爭一日之利予則逃白雲而掩口豈鼂董之復可議乎

送盋牧王容學朝覲序　　前人

虎豹伏於山林鯤鯨遊於江海夫以搏擊蕩躍之性據淵險勢勝之埸固其宜矣一旦虞焚其澤漁絶其流則狂顧駭羣震溢山海毛介之族雲擾電逝豈罟網之設

能制其暴哉況鳴弦張機動危其性彼聞跫然之音則有覆車觸舟之患矣豈暇翔擇而後處耶牧民者亦然益爲西南之都會外戎内華地險物侈俗悍巧勁機發文詆窺變怗動湍涌猋馳豈其性哉守之者非其道也往歲三困盜臣之暴故其民翻然得計自爾三十載或政失其養則緣隙乘險欲躡前弊而復其怨得非駭逸之過乎是以詔教服御與天下異樞密學士太原公既持其節鎮其地運方畧以適其欲宣上德以滋其生綏

征賦以豐其財肅刑政以平其枉建二年黎俗淳臯獄訟寂寥和氣休聲溢於道路俞遂作蜀侯賦政詩以歌之今我侯以旗節朝於京師俞適在岐陽且聞侯之去蜀其國士大夫曰兵曰民咨嗟瞻歎千里不絶好文雅者又競為詞章惜侯之行且頌其用信謂君子為能為光有始有卒者也俞雖流冗不能忘乃作詩一百六十言又為序以為送詩曰元侯藴神略杖鉞靜坤維道冠九州牧威通八國夷金城全失險鳳鳥自來儀

佩劍涵星斗牙兵肅虎貔旌頭沈慾角彗尾滅長旗號令昭文物功庸煥鼎彝言朝紫微座將陟上台司嶽峻神靈氣風清哀職詩雙旌浮日轉四牡逐飈馳泣道壺漿滿梯空劍閣危玉鸞鳴漢目珠珮照秦姬過陜懷棠樹經周歎黍離節函龍夭矯詔檢鳳葳蕤霽聳浮雲閣春流象辟池巖廊通夢想海寓識雍熙回睠西南國行謠滿荔支

送楊鈞廷評赴治温江序　　前人

談者謂蜀之地巖險其民峭急剽速治不可恩宜一中以刑且無事吏皆以為然故得以私天子威刑用喜怒其民苟得而不畏不治是以居亡其誠緣飾作文以應其上使國之刑日滋教日壞縣官邪也為吏者不去邪以自訟而反咎之於民無乃暴已之狠而怒彼羊之鬬乎古人謂上失其道而民散予猶過之令乃信然化元蜀人有致遠長材通古今正道由天理屬官出宰遠邑夫邑大而賦煩地壤而貨殖俗侈而詐吏豪而姦昔之

政無有可誦於後者豈治之難乎未聞其良也今清河公既牧於益化元又臨其邑所謂上作之下述之上下合德政是以和余於二君子見焉姑傾耳聽彼民之頌

送張道宗監簿赴益州序　前人

凡為人之子而及於道未有不由其父之教而能成其名者斯乃衆焉其或求夫所謂為人之子而能盡志以成其父之德則天下鮮焉况有昏逾𫿶虔迷溺陷敗使公相之業入於臺隷又何多哉書不云乎厥父作室既

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則知有賢父而能有其賢子斯古之人猶難況今之天下乎清河公受命牧益聞者皆賀為立功之地而不知起功之謀其仲子字景真年未冠由太學官侍行西出都門有郡民之良者伏車而言曰容學公以醇仁尹京内和外清戴臨坤維布天子典刑與其勤於民莫若懲其吏息其盜莫若職其兵圖其外莫若謀其内易其弊莫若安其傾慼莫若斷刑莫若平權莫若速利莫

若成黜無庸尊有道樹之風聲使上下皆適其欲非内有自親之德孰能謀之謀之者固有肯稷之志成起功之名矣昔吾祐在南海諫其父載書入朝止避謗以清其節其於佐佑政治以遺惠於黎庶不其遠乎斯景眞無所取焉余亦無取焉爾

送明運使赴職益州序　　前人

古者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自諸侯廢建部刺史以治其地司其職凡所督郡縣之政無小

大悉會計之然後用賞罰之命自刺史職廢乃建漕運之臣授其柄緜是權與古諸侯若刺史等景祐四年秋京東計臣尚書刑曹郎明侯述職於京師盡發其導民殖農實國息兵之術朝廷嘉其議乃三錫命命執太史筆轉漕西蜀翌日進拜兵曹郎既入謝詔又賜紫衣金魚以耀其行觀夫近世賦政之良奏議之賢未嘗有也由是天下之人知明侯道在於民志協於工矣雅所謂為龍為光者其是之謂歟俞謂古之人榮有道而通醜

無庸而尊令明佚挾周呂文武之道以康元元為心幸
主上采公卿之議拔於下位用而不疑果才而奇躍然
龍螭燦然寶龜將欲復堯禹於茅茨使大道坦夷豈止
為龍為光而已乎噫蜀大國也國家倚為外府其地險
其材侈其俗文其風武其政急其刑威兵乘而驕吏襲
而姦民伺而暴暴與姦驕與威皆非治平久要之勢也
窮焉察焉得非吏師之過乎昔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
而芒刃不鈍者誠蘊其利器也今蜀尚非十二牛之大

而侯之刃若斧斤然豈有髖髀之慮哉余歡彼民之頌侯來於是繫之以詩詩曰草木麗地含滋於天嗷嗷斯民繫命於賢維侯來朝熠然有光受天金朱駟馬煌煌俾漕於坤俾刑於疆侯車未來我心憂傷侯車既來我安且翔我兵我農我貢我賦待侯之令式和於政有赫四方熙我王命公乎公乎無遠於塗

送韓轉運赴闕詩序　前人

今夫國之患異於古而有鯨虎之勢者在於戎狄戎狄之僭暴而有其陰謀者在於幽朔禁暴伐謀莫若乎兵故萃兵捍戎之地在於趙魏秦晉之郊出則賦以事軍旅以克敵為務者在於吳蜀之域是故非趙魏秦晉則不足以訓兵非吳楚蜀漢則不足以出賦賦足兵彊然後可以議戰則兵之命懸於吳蜀若此其急也彼西北二方皆騷然嚴障塞糴烽燧橫袤萬里屯百萬之師晝甲夜戈以伺敵隙凡三歲無一日休息之期古之兵十

萬尚日費千金則今之兵非數千金不能給一日之費況暴百萬之衆而禦久長之變乎且地大者備多兵衆者財匱彼二方之民外殘於寇讐内困於兵役肝腦不塗於地其役固未止也是兵萃於二方而利殫於四海故曰屯兵十萬則七十萬家男不得耕女不得織而生民之力窮矣民力窮則度支大農之調安所仰給乎夫樹本揺者枝幹動枝幹動則本將枯四方者非國之枝幹乎而蜀蔽秦隴走汾晉日出財幣以給二方之戎卒

故民不勤而賦有常今幽朔變興震陵疆宇國家既大發卒又募兵距塞遮絶敵道敵未滅禍未已則兵非常日之兵賦非常日之賦其取之於民也不有權術哉昌黎韓侯作計運於西蜀三年内均賦斂外給秦晋財出億計而民不知其術可知也假益之治而兵民用蘇其政可知也用是詔勉其勞者三其績可知也古人有言不有君子其能國乎韓侯殆能之以慶歷二年秋八月受命還朝小子辱慰薦之舊敢作詩以頌侯之行其詩

曰文儒持利權幹蜀給秦晉財足兵氣雄賦平民力振兵伐若炎火勁敵奚難燼所以天子書勞侯如嶽鎮韓侯拜王命肅肅來修覲醉辭冠蓋游笑讓蠻夷貢落日明介旅涼風發車軔讜謀行可言號令期民信

送楊府公歸朝序　　前人

樞密學士諫議大夫號其楊公治益州政成有庸天子賜璽書褒嘉以慰蜀人之思四年春公遂朝京師庶寮羣司文武吏士洎外之都鄙旁及巴漢之人西南徼外

之吏莫不咨嗟惜公之行擁車蔽塗來獻酒壺涉廣漢越巴西彌三百里駈而後已於是合詞而言曰公之政也德以柔善良刑以威暴彊沃沸溢之鼎挫利臣之鉅内為幹而强也外為枝而弱也淵然而源澄也決然而流長也屹然其防也振然其網也本固而末必茂皮完而毛可傳其道固已遠矣而不知者謂我之刑反以為暴謂我之德反以為譽此皆抑善與姦舞其好惡安足與議夫道且古諸侯刺史之職廢久矣今天下為守者

謹法制督財賦一吏事耳惟蜀負險擅利首奮邊人尾掉蠻夷怙動犄闕自古睅然故牧守之道尤在弛張不可與天下比而昧者尚欲以謹法制督財賦一吏事為議是貴屠牛坦以斧治髖髀也烏足與語夫權變之治哉自朝廷務德守柔刑久不用於是吏傲而悖民侈而姦戎獠合謀果乘而亂由不用刑之過也然後知楊公之德刑也不在乎一郡曰可移之於天下乎曰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茍能移而用之其亦庶

乎治矣某故采為送公還朝序

送文府公歸覲序　前人

江漢出於蜀而會於海涵天地之澤浸萬物之生淵源浩漾流而不息遠而益大其發源會流成天下之利百川不足與其類矣故君子象之樞直學士平陽文公誕生於晉雄姿正氣稟汾隺之靈焉賦政於蜀豐功厚澤視江漢之流焉故善言江漢者取諸浸潤與天同功而已不私乎毗澮之益也善言蜀政者謂能樹教本立民

彛繩百吏清庶官登俊良屏姦究內和兵戎外撫蠻夷布上澤於方國炳休祥於山川俾夫黎民幸生而無姦心然後有長世之德不私乎一物之利惟平陽公能之慶歷七年春公撫蜀二年矣是時自秦而東及於海隅旱土不殖民失其職天子憂懼圖靖災眚不逾旬再詔免天下之囚繫又特詔避寢徹膳求直言以捄其失而蜀據方面有成國之重負治亂之勢顧無一事迺可省去是以君子謂公之在蜀能用刑矣夏四月六日詔書

至蜀命公乘傳入位樞司其未行也賀者溢於都其既行也送者集於途咸曰仁人荷天之衢執天之樞其庸如何其恩如何俞謂古者諸侯之政紀於邦輿人之誦載於史官况公之入覲也輔大君議庶政陳廟算伐敵謀以安天下為務其光靈寵赫又若斯之隆也豈可使江漢之域久而不金石刻乎今之序也本乎實錄當有能詩者如周人美申伯韓侯故事采為送公之詩焉

送田府公入覲序　　前人

刺史太守職廢久矣今天下羣府悉用博士郎吏假守其職故雖將相大臣出典方嶽不過奉行詔令而已惟蜀地大人衆統兵治民控制戎夷跨帶萬里天下之陸海國家之外府佩印綬操斧鉞班政教者猶有古方伯之重焉聖上嗣位二十九載蜀人頌守臣之良曰田公維昔蜀侈而慢内潰下防將頑卒驕民毒厥命故有三盜乘而為亂則非蜀之辜守將之辜也吾蜀何有於不事哉厥後四十年間為治者能悔其亂而不圖其本謂

失諸寛遂厲其猛惟吏是暴惟刑是威若火焰焰不燎不止俾吾民園視惴伏凜然惟恐刑之軋於已也假有烏獲之力負而不息亦將僨於地矣維田公之來撤燎紓力解網散刑與民休宥仁浸誠結各熙其生三蜀所以休神功忘天覆由我公之能懋其德孟軻謂惟仁者宜在高位此其効歟公嘗冠制舉掌命書出平保州之亂天子以為文武器乃授環慶總平涼撫秦州用能卒乘輯睦邊鄙不聳遂命鎮蜀而庸績益懋可謂亟試起

功之秋也既二年詔追入覲由成都出於劍閣無官吏無士民無緇黃無臺隸擁車塡道千里不絕俞知公之度散關越隴山歷秦川彼西土之兵民戎獠前歌後送亦若蜀漢矣豈非仁愛之篤厚哉雖古之良牧何以加此其年冬公爲樞密直學士給事中俞幽潜白雲閭有休命不敢窺天旨頌龍光但采詩人美申伯韓侯之義送公入朝幸采風謠者觀焉皇祐二年冬閏十一月十七日序

送張安道赴成都序　　前人

淳化甲午歲蜀寇亂今六十年矣無知民傳聞其事鼓爲訛語諠譊震驚萬口一舌咸爲歲次於某則方隅有不幸然自春抵夏未嘗有毫髮驚秋七月蠻中酋長以智高事聞於黎轉而聞之益雲南疑若少動歲凶之說又從而沸焉縉紳從而信之焉西南一隅朝廷重憂之矣天子於是命我公來帥以全蜀安危付之蜀世有貨泉儲蓄爲用自昔王室不綱則權臣因而據有是知蜀

之可疑而不知蜀之順逆繫中國盛衰也彼乘釁而起因危而守者延頃刻之景爾一旦中原有主則奔服投竄不暇王衍孟昶輩是也方今主上神聖法制純一恩霶德流浹民骨髓擇守而統之制兵而維之蜀固不足疑也而歲凶之說其亦怪乎且蜀自偽昶納土而後朝廷以為新國凡百號令撫而有之郡縣之政姑息苟簡三十年間弊寖以大淳化之際經制爈矣賦稅不均刑法不明吏暴於上民怨於下武備日隳而不知講盜賊

日發而不知禁是故野夫攘臂以取州邑其易如席卷然則甲午之亂非蜀之罪也非歲之罪也乃官政欺懦而經制壞敗之罪也今則不然賦無横斂刑無濫罰政無暴民無黨力於農則歲豐工於業則財羨惟安和是恃惟嬉游是圖甚者以至外饑寒而競逸樂儻繩以賞罰而驅之於盜不忍為也土兵之籍於郡者大率柔而多畏宂而不足用煖衣飽食務完其生以保其妻孥一夫大呼而覬其從不能為也東兵之來戍者以為休息

地至則約其服食貸人以緡錢而享倍稱之息加以法制素定悉所稟畏一有小過刑而歸之謂其有釁不敢為也今觀於時則大異驗於政則甚和審於民則自安度於兵則無狀而曰雲南可慮斯又不然矣大理至南詔南詔至益其地相去數千里山川險阻從而可知然二虜雖大皆順服之國也朝廷亦嘗有恩以縻之令乃捨部族之常居附逋賊之餘黨歷險隘之遠道以謀入寇彼雖蠻夷亦知其迂而不為也竊謂蠻狄之性好詐

而貪利邛部諸蠻平時以馬貨我朝廷務於懷遠所賞必倍彼類亦諭其意得非仗冦之釁矜己之忠而徼我以惠歟必謂之詐備或闕焉必謂之信其訛尤甚信與詐置而勿論可也然則閭閻之語不足信雲南之警不足憂令之好怪者必曰歲當然無乃溺於用數而昧於知幾乎驗之以人事明也甲午之説誕矣公為國巨賢德業濟時局廟堂之才而施設蜀如户庭爾必有以撫御統鎮之道而置之以安也

昭覺寺宴席送聖從察院還朝序

諫以救君上之失法以繩臣下之非惟庶政治亂小人姦邪可言可察可誅可勸朝廷大本萬務之綱繫於二司得人為重聖從為監察御史九月上言毋老在蜀詔歸寧既至即授諫官夏五月十五日去蜀還朝有羣丞天水趙希仁清河張子立大集賓客出餞於昭覺寺日夕飲酣俞言曰聖從孝友純深寡言善閑炳文釀學儲蘊其用則人固知之今乃自外遂為諫官斯必有矢謨

正言合於大義是以天子悦而進之則人固不得而知之衆曰然又言諫官寂寞久矣皆用口舌蜩螗細碎無益於治徒使天下不安其生聖從嘗學古道當引大體慷慨諫争不吐不茹折姦殖良則君尊而臣安道行而法立海内處士安有預議於其間哉主人舉觴屬而賀曰斯言也固為行人之事其可辭哉其可辭哉

送趙大資再任成都府詩序　　文同

上五年秋七月丞相以成都守臣當更其所以宜往者

名氏陳於上前曰是其職序才業者可以稱其任惟上之所擇者上凝神久之且曰今海內之著域號為至重者舉莫若吾之全蜀壤土衍沃民俗豐夥外之則八國種落賴之以綏輯內之則四道郡邑倚之以康靖得人而重固異他所須智略沈辯威惠肅給厭輿論之所與慰遐陬之所欲者始為其人矣我有耆哲宛在東土是嘗屢以仁愛明恕撫吾西南之民其民懷服其信厚逮今未聞有輒敢一日忘去者此將煩之再莅於彼其謂

往制無循襲丞相奉被上旨乃曰聖慮所及度越常議選委良帥以遺井絡遠人蒙慶不勝至幸於是以資政殿大學士召公於營丘大旆過國詔趣見上衆悉謂公輔臣必以遠解既對便坐獨奉天語雍容啟問移漏累刻惟以願得亟裝出都門并驛臨治以副上之所以待下之意訖不以私請自免以圖便安遂行上褒嘉之馳使勞諭眷委之厚無與為較先是公二紀之中臨於蜀蜀人既聞公來男嘷於道女讙於竈皆曰我之是筋安

於食而枕簟樂於寢者不圖今日復因於我公矣公既至簡條目去苛異刷滌梗垢磨盪昏翳羣疑革而氷消大擾息而波澄未逾月而梁岷之下晏然已為樂國矣同昔者嘗聞之於公曰夫感物患乎有心有心則接於物也泥而不博臨理貴乎無欲無欲則燭於理也明而不闇泯諸妄慮照以正見則天下之治安有所謂齟齬而難治者哉葢公素事如此以為身術故入嚴廟出殿巨屏曾不以内外為輕重而以一其所無事者為政治

之本凡取之於君而獲愛於民者其將繇此者歟同常欲有所論撰以紀公之休懿會赴官興言道出門下公因授以送行詩一篇俾同為之序同乃述上之所以復用公於蜀與公之所以得蜀人之歡心者題其篇首詩自韓魏公而下凡若干章云熙寧六年上元日謹序

送馮樞密還朝詩序

范鎮

茂州羌漢冉駹之遺也距成都十舍而遥雖羈蜀郡縣而不以中國之法治之故其叛服不常緩則盜邊急則

嘯聚自昔然也熙寧九年春閬茂州刦畧吏民殺官兵劒南諸城騷然震驚夏四月乃詔資政殿學士諫議大夫馮公自渭徙成都以鎮撫之蜀人聞公之風舊矣歡喜踊躍迎擁於道公既至則一切鎮以無事憂者釋然駭者晏然隴畝市里按堵帖息王師徂征以誅以懷巖居澗飲悉復故處乃賦田器給種食以振業之莫不稽顙厥角洗心易慮要神而誓曰自今以往不復敢干王畧矣公以為武威既申文教不可後也崇飭學校以紹

文翁之隆講明中和以追王褒之盛宣恩德問病苦方且與蜀人相安從其俗以為遨嬉曾未暇皇而蜀人亦欲偃公之休恃以涵養以永歲月冬十月即拜公給事中知樞密院事圖舊德以急真賢也於是蜀之在官者及其學士大夫相與采民之言作為歌詩序引以獻曰公其不終惠吾蜀而遂東邪又曰公雖東當澤天下於何而不終惠吾蜀也凡若干篇以美以歡以致其誠愛慊然若猶以為未也干旄之詩曰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其是之謂乎公且從容上前曰道其詩之所云興民之利而除其害則衆君之作豈特贈離紀別之為哉蓋有以補治道而致和理也

送成都師席晉仲序　蘇元老

元老聞之詩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夫詩之所貴夫柔者非貴

夫柔也貴夫不侮矜寡也所貴夫剛者非貴夫剛也貴夫不畏彊禦也孔子之所貴夫寛者非貴夫寛也貴夫寛以濟猛也所貴夫猛者非貴夫猛也貴夫猛以濟寛也於此有人病寒而我下之病熱而我補之則人皆以為賤醫矣夫良醫豈有他哉能反賤醫之所為而已惟君子小人之用剛柔寛猛也亦然故夫用剛於矜寛謂之虐用柔於彊禦謂之弱用猛於民殘謂之薄用寛於民慢謂之削凡此皆小人之所為也夫君子亦豈有他

哉能反小人之所為如詩孔子之所云而已寒熱補下設之當為良醫否則為賤醫剛柔寛猛設之當為君子否則為小人其必然審矣崇寧中詔以令顯謨閣直學士席公為御史中丞先時言事者率常毛舉小吏之過差以藉口以塞責至於大吏雖姦狀顯著死不敢一言衆謂公來必循其迹公至則濶略細故取權倖之尤有氣勢而多者擊之章既上率與之偕罷衆由是咸知公之剛大𮩝中詔以公出鎮成都成都之俗吏猾而民奢

遇利則聚而為姦值害則逸而為盜地險以遠故常除用重人既貴且富恬其故習莫肯訓正衆謂公來必因其俗公至則按吏若民之尤無良者草刈而禽獮之一道大震衆由是咸知公之猛政和中詔又以公再鎮成都成都之人仰公威德前期相戒莫敢犯令其姦究聞風而奔遁衆謂公來必仍其舊公至則大濟威嚴父詔而母鞠之遂以無事衆由是咸知公之寛方公之為御史也人以為柔而不知其出於剛知其出於剛而不知

其猶柔也其鎮成都也人以為寛而不知其出於猛知其出於猛而不知其猶柔也其再鎮也人以為猛而不知其出於寛知其出於寛而不知其猶猛也剛柔寛猛公豈有心為之哉人自異觀耳葢公之為中丞也可謂不侮矜寡不畏彊禦矣其鎮成都也可謂猛以濟寛矣其再鎮也可謂寛以濟猛矣不侮矜寡不畏彊禦猛以濟寛寛以濟猛可謂君子矣元老為諸生太學也雖未獲事公而聞公之烈固已忻而慕之矣元老為教授漢

州也公適出鎮始獲事焉其再為教授公亦再鎮又獲事焉凡望風十稔為門下士五年蒙道德之末光而聽聞教誨之緒論既久既熟不可謂不知公者也其閎大深密者未敢以臆斷也至於措諸事業適剛柔寛猛之宜不知與古之君子何以異也今朝廷方行中和之政以幸天下而公以召歸其遂相天子矣且公之在御史也職可以言之矣而未可行之也今在蜀也職可以行之一方矣而未可以行之天下也夫言之與行之其勢

孰便行之一方與行之天下其利孰博中和之道行之天下勢便而利博其在斯時歟凡居門下者皆可進賀也況如元老之辱知最厚者哉昔龔渤海政成天子使使者召之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其嗜酒亡節度難之渤海不忍逆從至京師將對之日王生有所白而渤海聽之既至前對如王生天子大說令公之賢何止渤海而元老之亡狀豈敢自付於王生然辱公之知之厚義當從公以往適會遇病不能東儻又默默無半亂以別

則非公所以視遇元老之意故於公之行獨賛公之已事願力行之而已天下有不大治者哉

代送席師序　　楊天惠

上即位之七年詔以吏部侍郎席公為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少遊蜀道登鹿頭望雪嶺沿鴈浦尋江源彷徨周覽山川形勢而得其豪傑耆舊主名與其風謡氣俗之詳及是命固樂與西南為不朽事既練日即引道而蜀人亦以公名卿子清毅有故家風度必能舉廣漢

遺烈倡方面之治於是開府之日小大趨令名各順聽亡所牴牾老姦宿惡閉門束手念自淬厲求為柔人而益利兩道二十餘州水芸火耨山行野頁之氓咸足生理抃喜盈望如公戶摩撫而人勞苦者葢公設施百未一二而治功已如此矣公遂勤成之行之不變凡幾年治益進功益章天子以公名實相應果可用不疑也亟下璽書召焉方坐宣室開延英從容賜對天下事因空紫樞闢黃閤以時賛授無不宜者回視前日風憲之拜

銓衡之選猶不足淹步武況牧伯之寄岷益之遠是尚能延騑馭耶某節下小丈夫也試吏小邑幸得操簡書受約束於幕府公不知其亡狀時賜之坐訪所欲言某亦瞷然思自單竭陳義未竟公必知其所以然至乃未言而蒙識察不竭而承知遇士大夫竊怪之而公處其常自若也今公還朝廷某賤不及從迎計歲時不即獲侍如出怦懞暴露於谷如去清陰履霜於野其可恃而安雖然鼎鼐鉉之材當為巖廓重圭瓚之器宜為宗廟珍

以一方不可獨留也某小子寧能久怙耶用是自決無
恨望秋風已壯嚴召方急某願公以天下之重自重而
不敢有所祈謹抗手抑首遷延而辭避

送成都席師序　　　王賞

席公治蜀之五年詔書移鎮平涼賞送別於昇仙橋上
而言曰契丹大國也中國奉幣交歡為兄弟靈夏小國
也臣服於中國大國富强其勢為難動為中國之患大
小國迫蹙其勢為易危為中國之患小然契丹自澶淵

講盟慶歷再和之後北邊無狗吠之驚者百有餘年夏
人自元昊以來服叛不常五路宿兵而內引百羣為助
敗兵蹶將困於飛輓者累世而不息此其故何也今日
契丹破滅議者謂西方可傳檄而定是亦弗思耳以前
日之勢觀之為患大者反無足憂為患小者乃深可畏
無足憂者易亡則知深可畏者為難取也大抵國大則
有所恃而不戒位分太嚴而上下不交法令太急而百
姓不附故其強易弱國小則無所恃而常懼其軍民之

勢猶一家也相卹相救謀慮日深故其弱難犯平涼四面無險阻號用武地若朝廷無深入之計為守而已則可若欲求朔方故地則為執事者不可不慮古之人欲謀人之國者必有素定之策五員之於楚分兵以肆之充國之於先零持久以服之夫無謀人之智而使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志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況夏人今有脣齒之憂耶為今之策匿形徹備使之勿疑焉而後可以有為也嘗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

言焉

送符制置被召序　何耕

二十五年冬上召四川制置使符公於成都明年春命始至公以次付使事府事理装戒行日於是賓佐掾史雜然相與懷公之德惜公之去往往有不懌者獨其客何某揄袂奮臂抗聲於衆曰公召宜也已後矣公早揚俊聲雄辭大篇甲乙上庠穿經入史强記洽聞貴而彌專老而不休於時為耆儒登車澄清擿伏糾貪風烈言

言嚴而不殘徘徊巴蜀十有餘歲最後以太府卿總四路之賦國用以饒軍無乏食厥功茂焉於時為材使者蜀道謀師帝難其人峻秩西清命公往臨剔蠹治荒公不敢媮田婦販夫知公勤勞於時為賢方伯令天子總攬萬幾躬行福威舊德名人登用無遺者万俟公來自沅州至之日拜右僕射魏公沈公相繼起遠外位政府公視數公皆一體人也顧安能鬱鬱久居此乎與其利專於一方孰若澤被於天下與其擁旄仗鉞為藩宣保

障之用孰若垂紳搢笏有謀謨規誨之益故曰公召宜也而吾徒尚何以戚戚然兒女悲為哉雖然蜀父兄有蓄念於此久矣不敢徹聲於天子而敢私布於下執事公其聽之否乎自秦丞相當國逐蜀士如棄梗無一人綴文石之班望屬車之塵者或曰謂其輕而黨同丞相惡之故弗用噫亦甚矣百步之内必有茂草而謂蜀之人人人皆輕人人皆同也不幾於誣乎兩蘇公兄弟也伯氏以言語得罪瀕死不悔而其季淵静木訥出於天

性蜀國與范公温國司馬公平昔議論無一不同至論樂律則終身不能相合也其不輕不同者亦可槩見矣或曰蜀地疎遠丞相忌之故弗用此又非也宰相之用人當問其賢不賢豈當計其疎不疎遠不遠耶今有横木於道當舉以十夫之力則取諸吾鄰里鄉黨而足矣至於當舉以千萬夫之力則取諸塗之人可也而必曰吾之父子兄弟焉吾之鄰里鄉黨焉則木之横於道者没世不行尋常天下之大過於横木亦遠矣而宰相方

且惟疎遠之務去嗚呼殆哉蜀父子竊竊然不能忘情於是者有以也夫側聞万俟公頻年於外涉艱險知情僞甚熟甚悉今其還也宜必有至公甚盛之親以懲創前弊慰安羣心者而沈公亦嘗為政於梓於夔所至有惠愛既去人思之今公又自蜀以往天下其意者將振蜀人於二三公之手乎未可知也公既至見天子於殿陛上退而與万俟公魏公沈公論天下事孰通孰窒孰利孰病其能漠然無一語於蜀哉葢非今日庶政一新

公道廓開之秋則公雖有欲言之心而不可以言非公與沈公在蜀時久凡觀民風考論人物之詳則蜀人雖抱無窮之恨而不敢以告語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蓋言時之不可失也公行矣嘗試為蜀人圖之

成都文類卷二十二